

生活散记

豆腐香

□张海江

“大西庄不大,小西庄不小。”这是多年以来周围人们对这毗邻的两个村的说法。但是,大西庄人历来感觉自己村是很大很大的。自觉不自觉地从语言、行动维护自己的村。因为,根之所系。

村南头有个三圣庙,庙不大,像一户人家的四合院。庙门正对一个小小的别致的戏台。四周绿树环绕,老槐树、梧桐树、楸树,院里的柏树恐怕都几百年了。庙门平时上锁,村里托一个老人掌管钥匙。平时,只有逢节的初一十五才开一天门,遇上村里赶庙会,庙门会一直敞开好几天。上香的人,一般选大早上。

做豆腐、卖豆腐的靳计昌,就住在庙后的山坡上。姓靳的在村里是除张姓以外的第二大户。

这一面坡,住着几十户人家。坡的地势面南坐北,所谓的“正去处”。建在坡上的人家,从早到晚,终日都能看到太阳。反正,只要太阳不落,窑里总是亮堂堂的。暖和。

去计昌家的豆腐坊,是一条拐弯的斜坡路,以前是乱石铺的坑坑洼洼的小路,后来,村里通路之后,拓宽,用水泥硬化了。路口,除了高高低低的榆树外,两边各长着一棵高大的欧黄栌,这树在农村比较罕见。秋天快过去了,满树的叶子通红。

每年临近春节,家家都要提前在计昌家定制豆腐。我家也一样。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爸妈就打发我去豆腐坊取豆腐。

计昌把院里靠西的一排窑洞,专门隔出一间当豆腐坊。灶火的口,正好开在院墙外。这样,添炭、掏炉渣都很方便。

每天晚上上炕前,计昌得先在盆里泡上黄豆。一天要卖多少豆腐,需要泡多少黄豆,总要心里有数。冬天,坚硬的黄豆需要泡整整一天才能发得饱满而易碎。夏天,也要泡半天。不管冬天、夏天,计昌都必须比别人早起三个小时,才能提前做好豆腐,才能有足够的豆腐卖。家里一天的生计,都在早起的这三个小时里。

每天天未亮,计昌起床。先把火生着,熬上一大锅水之后,开始磨昨天就发好的黄豆。一个老旧的手转石磨,不很大。一把一把的黄豆从磨眼投进,因为泡得很软,磨起来不算费劲,边转磨,边用手把磨口沿上的黄豆抚干净。两扇石磨的中间就淌出糊糊状的豆浆,流到磨四周的石槽里。石槽有个口,口下接着桶,接满一桶,再接下一桶。这时候,锅里的水刚好开了,豆腐坊里水气蒸腾,计昌在腾腾

水雾中忙碌得像团团转的陀螺。他把磨好的一桶桶豆浆倒进锅里,再倒入适量的消沫剂,杀沫,使劲煮。杀不干净的沫,用木勺仔细舀干净。窑顶上平吊下一个木制的十字架,正在锅的上方。用一块大纱布,正好四个角绑在十字架的四个梁头,成了一个小小的吊床。把豆浆用木勺子舀在吊床里,然后左右前后摇、摇、摇,一定得有耐心,通过不断地摇,把豆渣慢慢澄出来。下一步开始点盐卤,盐卤的量一定要把握好,多了,就成了有毒素的豆腐;少了,豆腐凝不成块。也有人用石膏来点,石膏容易存放,点豆腐时又简单,但点出的豆腐缺少了豆腐的原味,不香,寡而无味。计昌从来不用石膏。盐卤一点,豆浆就稍稍凝固成一团一团的絮状。把提前准备好的尺半见方、一拃来高的抽屜形状的木格子一个个放好,格底铺上薄薄的白纱布,把点好的豆腐倒进去,顺势把纱布的四个角收拢,简单打个结,捆紧。最后,一格一格包好的豆腐上垫块干净的木板,木板上再压上干净的石头。天明的時候,把石头撤掉,一块块纱布包紧的豆腐块摆在院内,晾上。这时候,清冷的早晨,满院飘着豆腐的香味。这香味跨越院墙,早起的邻居站在院子里,使劲吸着鼻子。成型的豆腐打开,上面有密密麻麻的纱布嵌进去的纹理。这是南方的水豆腐所没有的。薄薄切一块,生吃,细细咀嚼。人世间所有的豆腐,都是汗水和时间的凝结,都值得一口一口,细细咀嚼。

在大门对过的路边,计昌用乱石头垒了个猪圈。每天出的豆渣很多,喂两头猪,完全没有问题。

吃过早饭,计昌把晾好的豆腐一屈

一屈搬到他的三轮车上,蹬着三轮车,开始往左右邻村的小卖店、菜店、超市送豆腐。当然,他货真价实的东西肯定是供不应求的。就连买豆腐的人们,也要问一下店家:这是不是大西庄姓靳的那家的豆腐?如果不是,扭头就走。

计昌随身带着一个记账的本子,哪家留了多少斤,一一记清。等到累积了一定的数量,才一家一家开始收钱。这家诉苦:明天多给我留十斤行不行?要不够卖。那家也说:你多做点吧,每天不到中午就没有豆腐卖了。

计昌的豆腐坊每天就做那么多豆腐。要想做得多、做得快,时间不够用,那就只能用石膏去点豆腐。那样做出来的豆腐,还叫豆腐吗?计昌是这样想的。

有一句老话:“睡在炕上想着有千条路,早上起来还得做豆腐。”对于计昌来说,这是真言。

他的豆腐,成了远近十里八村人家餐桌上的必需品。

一年四季,计昌只做两件事,做豆腐,卖豆腐。风、雨、雪,无阻。

那一天中午,计昌蹬着三轮车,挨家挨户把豆腐送完。回了家,桌子上放着儿子考上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老婆和儿子都坐在炕沿边,没有动手,只等他亲自拆开那个快递的封口。

有一天——也是多少年来唯一的一天。计昌没有做豆腐,也没有去送豆腐。因为,这一天,计昌要亲自送儿子去大学报到。

路口的那两棵黄栌,长得更高了,满树的叶子,红得耀眼。两棵树的枝叶搭起来,成了一个彩虹门。

跟着燃烧起来。这样绚丽的色彩,只有在这时节,才是最浓烈的。春的盎然,夏的蓬勃,冬的萧条,都不及此时。

此时,百花早已凋谢。然而,别样的景致,仍有不少。池塘里的残荷,在夕阳下、在雨雾中、在冷风里,都有别样的诗韵。有时,一两只鸟儿飞过来,落在残破的荷叶上,落在干枯的荷杆上,唧唧着,打破了荷塘的沉闷。它们飞走时,奋力蹬开荷叶或荷杆,惹得水面上泛起一片涟漪。各种菊花呢,仍在寒气中坚守着,即使枝叶已干枯,即使花瓣已不再鲜润,仍在尽力散发着最后的灿烂和馨香。

野外,田野里空旷而寂寥。连绵的芦苇荡里,无边的芦苇在寒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纤细的芦苇,看似柔弱,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坚韧。白色的芦花,像白雪、像飞絮、像羽毛,随着风儿,波浪般摇荡、起伏。那浩瀚而纯粹的白色,

是大自然写下的诗篇,是温柔而亮泽的雪花,是摇曳的云朵在人间的栖息……望着风儿拂过的芦苇,心儿会跟着它飘摇,穿越时空,飞到诗意澎湃的春秋:“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村庄里,褪下一身繁叶的树木,露出了轮廓,枝杈箭似的刺向天空。落光了叶片的柿子树上,挂满了红色的小灯笼,在缕缕炊烟中,是那么醒目,那么耀眼。那样好看的色彩,是时光酝酿的,是光阴打造的,春日没有,夏日没有,初秋没有,严冬也没有。

晚上,起风了,是北风。北风掠过枯草,掠过大地,洒下一层寒霜,像薄薄的雪,空气也变得凛冽而清新。天冷了,夜长了,不知在漫长的夜里,何人会到梦中来。

夜里,树木也会做梦。光秃秃的树干上,那些紧紧包裹着的芽苞,在做着关于春天的梦……

诗词曲赋

广寒低语问斜阳

(外一首)

□赵洲铎

残秋还未走出田间村庄
立冬已经来到门前小巷
五十六页沧桑
花落一地黄
广寒低语问斜阳
枯叶萧瑟惹心伤
谁不想辉煌?
谁愿白来一趟?
谁又能染就万年芳?
梨花、海棠
鲁迅、杨绛
聚散也是无常
挺多的遗憾总是念念不忘

他家青少心向阳
怎奈一路遇见荒凉
昏灯长、忆冯唐
昨天没有茁壮
今日忘了坚强
鱼传尺素寄何方
老友换了新装
两面疙瘩番茄酱
早已不是曾经的模样
汪曾祺、林语堂
黄钟不阻雪藏
惊蛰再唱

暮秋与初冬的对话

蓦然回首,惊觉岁月晚
秋已过往,时光在一枚落叶上呢喃
掀开了记忆的帷幔,洗涤着繁华过后
的苍凉
奢华转身,终不过是一场优雅的落幕
一朝秋暮遍地清霜
岁月凋零了花瓣,北风吹走了秋天
小院锁不住长长的思绪
只能用碎片拼凑一个个曾经的曾经
枝桠开始消瘦,还有谁能安静地坐在
那里
想念春天里一朵花的美丽
那些如歌的日子,已在冥冥思索中飘
然而去
错过,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暮秋跟初冬说
谁的人生不经过春夏秋冬呢?
春天不知道秋天的故事
夏天不知道冬天的经历
花开陌上的春天适合相逢
漫天大雪的冬天又适合什么呢?
有一种苍凉,总是要一个人品尝
等你找回来那颗扣子,也许他已换了
新装
风花有染、雪月无关
其实也就那么简单
荒凉不想遇见冰凉,只不过你正好来了

初冬对暮秋说
一年四季谁识冬?
虽然有点冷,但我干净
太多的韶华浮沉、太多的物是人非
一切的一切都不见了
流水轻幽、竹枝芒鞋,时光为谁改变?
谁又让时光留恋?
凭栏向西楼,不见故乡桥
醉倒醉倒
小巷里,有人给你撑起油纸伞吗?
希望、梦想、忧伤、彷徨
都先封存起来吧,哪怕暂且
避开红尘纷扰,那就不要问深冬还有多远
默默地在心中修篱种菊
天寒,梅花才能灿烂

心灵感悟

冬 迹

□孙克艳

秋天的最后一场雨,把天气推进了初冬。雨停了,太阳爬出来,满眼都是残秋。此时的天地,秋与冬的界限不甚明显,但到底已有些冬的迹象了。

最明显的,是空气由凉爽转为冰凉。寒气如丝,无处不在,特别是一早一晚。沁骨的凉气随着冷风,钻进人的骨头,让人缩成一团,像躲进壳里的蜗牛,于是,人就变矮了。

随着冷气来的,是浓得化不开的大雾。清晨,雾层层叠叠的纱幔,将天地都藏了起来。远处的建筑和连绵的山脉,都隐在雾色中了,有一种神秘的虚幻和缥缈,让人的心也跟着变得梦幻起来,好像天地在玩一个巨大的游戏,所有看到晨雾的人,都是游戏的参与者。

待雾散了,朝阳悬在高空,天地显得辽阔而幽远。黄色、橙色、红色,以及掺杂其中的绿色,铺张在大地上,宛如画家打翻了他的调色盘,人的眼睛和心也